

大汉奸汪精卫真实死因扑朔迷离

当了汉奸的汪精卫国人皆可杀,但其死亡的原因却至今众说纷纭。有人说他是日本人害死的,有人说他是蒋介石派人毒死的,还有人说他是病死的。真实情况到底如何,成为民国史上的一桩疑案。

替蒋介石挨了三枪

1935年11月1日,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。开幕式结束,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。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,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。作为副总裁的汪精卫亲自去请,蒋介石却直言“今天秩序太乱,恐怕要出事”,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。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,心中有气,就自己一个人出来照相。

照完了相,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,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人来,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。事后详查,刺杀行动是由上海暗杀大王王亚樵精心策划的,本来准备在会议期间暗杀蒋介石。

经抢救,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,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,背部伤势较重,弹头夹在五、六两肋骨间,并伤及脊椎骨,经多方努力也没能取出。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,时时发炎,引起阵痛,并最终导致了汪精卫死亡的主要原因。

病死日本

关于汪精卫的死因,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他旧创复

发,治疗失败后在日本病死。

1943年4月,汪精卫等人在南京举行“还都大典”后,接受日本“大使”的“国书”。11月底的一天,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在楼上商量征粮一事,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促。汪精卫闻讯急忙下楼来迎接,一脚蹬空,从楼梯上滚了下来,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,当时就昏了过去。12月19日,汪精卫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,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。手术后,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,大小便失禁,病情恶化。

陈璧君见西医看不好,便乞求于中医单方,终于在无锡探悉到一位名医,外号“刘一帖”。刘一帖替汪做了仔细的检查,并出示膏药一张,命贴于背心。服药贴膏后的第二天,汪的痛楚竟大大减轻。汪陈夫妇暗自庆幸,即派陈春圃去江城客棧,向住在那里的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,并派车邀他复诊。刘一帖收下礼物后,随车再往医院。他见汪病痛减轻,便面露喜色地对陈璧君说:“汪先生创毒不重,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,再贴一帖毒散膏药,便可一劳永逸了。”一面说,一面取出一张同样的膏药交给陈璧君,交代了几句后,便告辞回旅社去了。

汪精卫夫妇本以为这一张膏药贴了之后,便可消灾纳福。谁知贴后不到三个时辰,汪精卫四肢抽筋,浑身上下痛似鞭答,手心、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,陈璧君见病情恶化,慌了手脚。陈春圃气急败坏地来报告说,那刘先生当晚并未回客棧,眼下已不知去向。3天后,有人给汪精卫寄

去一信。陈璧君拆开一看,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:“厚礼不该收,既收亦不愁。平生药一帖,宜人不宜苟。”

1944年3月,近乎全瘫的汪精卫乘坐由日本天皇赠给他的“海鹈”号飞机,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,并被立即送进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一间特设的病房里。日本政府把汪精卫赴日本治病当作最高机密,对外讳莫如深。但此时的汪精卫已元气丧尽,形如僵尸。

做手术一周后,X光检查,汪精卫手术的地方非但没有愈合,反而开始萎缩。因为极度贫血,医院每天早晚两次为他输血。汪开始为自己的后事作准备。

11月9日上午9时,盟军出动150架轰炸机空袭名古屋,陈璧君和子女们将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送进地下室。这时,日本的天气已十分寒冷,地下室又无暖气设备。盟军的轰炸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,汪精卫在地下室里熬过了难挨的一天,又惊又怕,再加上寒气侵袭,汪精卫的病情急剧恶化。1944年11月10日下午4点20分,汪精卫躺在病床上最后抽搐了几下,停止了呼吸。汪精卫1935年遇刺后,医生就说过,他最多只能再活10年,果然应验。

被毒死于虹桥

对上述汪精卫病死日本的说法,多年来一直有人质疑。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《抗战风云录》中就刊有戴笠买通虹桥医院某护士,每日在汪吃的药中掺入一点慢性毒药,最终将其毒死于虹桥医院的说法。1983年9月16日,香港《广

角镜》刊载的霍实子著的《太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的大揭露》一文中,也认为汪精卫不是病死日本,而是被国民党毒死在上海虹桥医院。

霍实子认为,1944年3月,汪精卫飞往日本治疗伤病,经日本名医小黑亲自动手术,安全地取出了子弹。此后汪精卫不顾身体虚弱,就急忙乘飞机返回上海。随后,日本方面发了一份密电给日本驻南京的日寇转告汪精卫,请他回国后静养三个月才好起床活动。这份密电当即被国民党情报机关截获并破译出来,送给蒋介石。

汪精卫去日本后,国民党想趁机刺杀汪精卫,但是日方防范严密,无法下手。在戴笠的策划下,搞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,趁陈耀祖(陈璧君的胞弟)在广州古玩店看货的时候,把他给暗杀了。这一招果然奏效,陈璧君急匆匆地秘密返回广东去处理后事。

陈璧君秘密返回广东后,独居日本的汪精卫坚持也要返回中国。在周佛海的安排下,汪精卫终于秘密返回上海,并把情人施且弄来专门护理。

汪精卫一到上海,就用密电发到广州陈璧君的寓所,告知他已经返回上海。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,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,必须改名换姓,住进上海虹桥医院,一切等待她到沪后安排。这两份密电,都被重庆国民党中央军委特种技术研究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,送交蒋介石。蒋介石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。

戴笠派人潜入虹桥医院,买通医生、护士,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,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,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。

日军的试验品

关于汪精卫之死,还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,那就是汪精卫是被日本人杀死的。

1944年3月,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经过紧急会诊,认为汪精卫主要是铅毒入骨导致病变。第一外科部上野博士立即决定进行第二次开刀,做削骨去毒手术,由年轻的副手龟田良宏负责具体手术。在制订手术方案过程中,上野博士建议去掉一节胸椎骨,并同时从病人的骨骼上锯下一块骨头来,仿制成胸椎骨移植上去,以消除原来的病骨对神经的压迫。而另一名骨科大夫黑田久雄则提出了第二方案,主张削骨去毒手术后任其自然愈合,而不必植入仿制的胸椎骨。结果,黑田久雄的方案因为对病人风险太大而被上野博士和龟田大夫否决。

但在进行手术前的半小时,院方突然通知:此番对汪精卫的手术必须照第二方案进行。龟田无奈,只好执行。手术就在当天午夜进行。打开背腔后,他发现汪精卫受铅毒感染的三节胸椎骨已经变形,骨膜发炎溃烂,并严重压迫神经。

一星期后,经拍照检查,汪精卫削骨处非但没能自然愈合,反而已经萎缩,但要重做“植骨”手术已经不可能了。龟田不明白,院方为什么临时改变方案,硬要对一个过了60岁的人做“自然愈合”的试验性疗法呢?他几次三番地回了他的未婚妻小笠原顺子。小笠原顺子的父亲是日本军部情报处的一名要员,所有机密情报,他都有副本留在手头。顺子在龟田的再三恳求下,终于亮出了一份“军部指令”。龟田接过一看,见上面写着:

上野博士:

陆军117部渡边大佐,因早年枪创复发,患胸椎骨铅毒症,现住东京皇室医院,欲转去你院做自然愈合疗法。为确保削骨去毒手术的成功,限你们于一二天内,先做一名病理试验,无论何人,均可列为试验对象。注意,这是军部和首相府的最新指令。

原来汪精卫也被列为日军手下的试验品,院方当然想在他的三节胸椎骨上捞一点“自然愈合”的效验。但事与愿违。

院方知道,汪精卫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断了脊梁骨的残废病人,如果让他与陈璧君面对面地交谈,势必将“试验品”情况暴露在世界公众面前。为了应付这一难堪的局面,院方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。他们拆去汪的石膏床,搬进一间隔音的病房里,预先给他注射全身性麻醉剂,待药性发作后,让他侧卧在一张倾斜形的病榻上,脸朝内壁,还在他手上放一本法国小说,形如看书消闲一般。

与此同时,陈璧君正好赶到医院。院方用种种理由阻拦她进入病房,只许她在大玻璃窗外向内探望一会,既不能说话,也不能敲窗。这一招,使得这个风云一时的女人十分狼狈,只好又灰溜溜地飞回南京。

经过这一番折腾,汪的胸椎骨又一次受到挫伤,不仅胸椎骨随时可能折断,颈椎骨也渐渐变形了。本来尚可勉强坐卧,后来,连头颈的重量也支撑不住了。

为此,日方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。他们用个特制的钢圈,套住汪的下颌,将他的头颅凌空吊起来,将头颅与颈椎骨拉直,就像投环自尽一般。汪自知死期不远,只好任凭日本人的摆布,一直到1944年11月10日,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在日本人设下的“绞刑架”上了。

据《文汇报》

艳遇背后的阴谋和生死较量

高级主管艳遇白领丽人

查理是美国芝加哥一家公司的贸易主管,但不幸的是,他的女儿艾米患有严重的糖尿病。他和妻子获安娜省吃俭用攒了七年的钱,加上抵押房子的贷款,他们基本凑足了换肾手术所需的10万美金,马上就可以给女儿做手术了。

2005年10月的一个早上,正下着雨,查理坐在地铁上,遇到了一位美女。检票员过来了。查理这才发现由于走得匆忙,竟忘记了带钱。

而那位美女替他补了票。查理大为感动,他主动让那位女郎坐下,诚恳地向她表示感谢。交谈中,他得知女郎叫露辛达,是当地知名证券公司“每日行情”的金融顾问。“我的工作受雇‘欺骗’委托人。”露辛达幽默地说。

第二天,正当查理又坐在地铁上,正呆呆地想昨天的艳遇时,一个轻快的声音挟着一股淡雅的香水味道飘了过来:“来还钱么?”随即,露辛达婀娜的身段飘到了对面的座位上。

查理一愣,赶忙掏出钱包:“呃,是的。”

“噢?那是你女儿吗?好可爱。”露辛达指着钱包里的照片问。

“是的,这是我女儿艾米,14岁了。”查理笑着说。

“我女儿要小些。”露辛达掏出钱包,上面也镶了一张照片,一个可爱的金发小姑娘正微笑着荡秋千。

回家后,这天晚上,查理

的脑子里满是露辛达的样子……

他第一次对妻子撒了谎,称公司有事,不回家吃饭了。那晚,在一家酒吧里,查理向露辛达倾诉了全部的苦恼,包括抵押房子贷款,女儿的病。

突然,一个酒气熏天的男子扑到两人中间,调戏露辛达,查理毫不犹豫地上去给了那个男人两拳,拉着露辛达跑了出来。

查理拦了辆出租车,他们心照不宣地找到路边的一家旅馆……

当情欲的烈火一旦点燃,便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。两人忘情地吻着,一件件地剥着身上的衣服……

突然,“喀嚓”的声音停止了一切。一个一脸横肉的男人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,正用手枪抵着露辛达的脑袋!显然是个劫匪!

查理手忙脚乱地将两人所有钱交了出来。那个劫匪边肆无忌惮地翻着两人的钱包,边淫笑地念着他们的名片:“查理……露辛达……啊,原来你们在偷情。”然后,他强奸了露辛达,打晕了查理。

一片痴心换来惊天阴谋

一天,查理接到了一个电话,电话是那名劫匪(拉罗克)打来的,他们绑架了露辛达!让他立即带10万美元去伊东湖55号——露辛达的家,否则撕票!查理彻底被拉罗克吓坏了,来不及多想,他立即将家里的全部存款取了出来,飞速赶往伊东湖55号。

当他走进房间的时候,拉罗克和一个黑人胖子正用手枪指着跪在地上的露辛达。他们先将查理暴打了一顿,然后拿着查理带来的现金扬长而去……

连续几个晚上,查理都处于极度失眠的状态,他不知道该如何向获安娜解释钱的去向。

惶惶不可终日,查理又来到了露辛达的公司,希望能从她这儿得到一点安慰。然而,公司的工作人员说,露辛达上周辞职了,她不过是个经常迟到、谎话连篇的临时雇员而已。查理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,他想到了初次见面时露辛达说的话:“我的工作受雇‘欺骗’委托人。”

“难道我被骗了?”想到这里,查理禁不住倒吸一口冷气,为了证实这种感觉,他立刻来到了露辛达的住处——伊东湖55号。当他闯进屋子时,一个中年女人正在给几个人讲解这套房子的好处。见查理闯进来,她迎上来问:“先生,您也要租这套房子吗?”并递过来一本租房手册。精致的封面上,一个可爱的金发小姑娘正微笑着荡秋千……

查理彻底明白了,一股热血冲上脑门,他恨不得立刻宰了这个骗子!他发誓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!

阴谋之后的复仇反击

次日,芝加哥地铁中心站。一袭黑衣的露辛达迈着迷人的步子从地铁上走了下来,与一个男人微笑着吻别,这个男子正是那晚在酒吧横在查理和露

辛达中间的人。随后,露辛达走向一辆高级轿车,与两个男人热情拥抱,这两个人不是别人,正是一脸横肉的拉罗克和黑人胖子。而后,三人钻进车里绝尘而去。

这些,都没有逃过躲在站台后面的查理的一双眼睛。

查理悄悄打车跟他们来到上次“偶然”遇到“抢劫”的那家旅馆,不出他所料,仪态万方的露辛达正与一个看上去颇有身份的男人登记开房。而那个黑人胖子,竟然穿了一身制服,摇身一变成了旅馆的保安。

当露辛达与那个男人上楼后,拉罗克出现了,他像上次“抢劫”一样套着一个黑帽子,若无其事地走到电梯门口,黑人胖子也靠了过来。看着拉罗克和黑人胖子走进电梯,电梯显示的目的地是顶层12层,查理也飞速跑上顶层。顶层几乎没有住客,查理看到拉罗克穿过走廊,去了另一个房间——这正是他和露辛达上次开过的房间。

查理顺手操起一把灯盏,向正在撇着屁股开门的拉罗克头部猛砸了两下,拉罗克甚至来不及反应便“咕咚”一头栽到地上。黑人胖子正在楼梯口放哨,对查理的举动浑然不觉。

查理夺下拉罗克的手枪,打开房门,将拉罗克扔了进来。房内,露辛达和一个男人正在床上激烈地接吻……他愤怒地将自己如何被

骗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抖了出来,顺手将那本租房手册扔了过去,封面上,一个可爱的金发小姑娘正微笑着荡秋千……

那个男的猛地明白了什么,他一边喃喃地说:“我不能让警察知道,我必须得走。”一边赶紧收拾东西。这时,拉罗克醒了过来,他企图抓住查理拿枪的手,怒不可遏的查理用拳猛击他的头,混乱中,手枪响了,想要逃走的男人身中数弹,当场毙命。露辛达也未能幸免,胸口中了枪……查理最终把手枪夺了回来。这时,外面的黑人胖子听到枪声,拔出手枪冲了过来,查理用力顶住门,卡掉了他手中的枪,倒在地上的拉罗克奋力上来拿黑人胖子的枪,查理不得不朝他开了一枪。这时,黑人胖子撞了进来,死死地掐住查理的脖子,查理本能地向他连射数枪。

半个小时后,作为证人的查理在向警察叙述着一切:“我在房间睡觉,突然听到有枪声,我赶紧起床,从猫眼里看到一个保安走了进去……”一名警官对同事说:“很显然,两人在偷情,突然进来了劫匪,保安试图帮助他们……”

下楼时,警察正在帮着旅馆的老板——一个表情复杂的男人清理保险柜,查理走上楼递上身份证,从容地拿走了写有他名字的公文包,那里面是拉罗克勒索他的10万美金。

(高莉芳/编译)



影片中扮演蛇蝎美女的克利丝汀娜